

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第20季)  
晒稿网址: 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 cqwbk@163.com

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  
建设银行在行动

美/丽/重/庆

# 红叶之约



赖扬明

翩翩起舞,壮哉,美哉。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那目及之处的红叶自然只能是去感叹,倒不如好好欣赏身旁的红叶。红叶似花非花,却有花的妩媚,红叶似火非火,却有火的热情。在枝头,每一片叶子就是一个精美的饰品,装扮着这山与那山;在山头,每一片叶子就是一幅画,绘制着大山大水;在巫山,红叶就是一首诗,歌唱着生态与人文美。俯下身去,掂着朵朵红叶,似乎是在抚摸孩子的脸,叶肉柔嫩细腻,亲切感顿生。看了这一棵红叶树,再去欣赏另外一棵,便有惊奇地发现,红似乎素淡了些许,清瘦了点,叶片上露出的筋脉,与我手背上的血管一样,撑起了鲜活的生命。红叶颜色在褐红、朱红、火红、深红、浅红、枣红、嫣红、殷红……之间不停地转换,形状在心形、椭圆形、圆形、针形……之间来回交换。是啊,它红得奔放而又红得妩媚,红得绚丽而又红得素淡,红得惊艳而又红得旖旎,红得壮观而又红得清雅,绚烂之美、瑰丽之美、豪放之美尽显。

在欣赏它的美丽之时,更是被它的品质所折服。它不择土壤肥瘦,只要有扎根的地方,便在石头缝隙中夹缝生长;它不挑阳光雨露多少,只要有点滴潮湿维持,便无怨无悔地向阳生长。此刻,我惊叹它的顽强、倔强,它的清贫、坚韧,它的火热、不燥……在壁立千仞的石头上,在杂草丛生的草丛里,在大树的罩盖下……红叶树,依然不减向往阳光的信念。

我们被眼前成片、成堆、成块的红叶迷住,不敢伸手去触碰,怕一伸手就被灼伤。朋友说,来趟巫山,你总得留下或者带走点什么。是啊,我都把心许诺给了这红叶,那就留下我的注目、念想,带走“满山红叶似彩霞”的歌声吧。

巫山红叶有黄栌、乌桕、丹枫等近200个品种,总面积超120万亩。红叶坡、红叶谷、红叶王、红叶山、红叶沟……朋友遥指山的那一边,继续向我们推荐观赏红叶的线路。风起,沙沙的红叶声,像是在歌唱,更像是对我们的挽留。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文/学/评/论

## 一部可爱可信的北碚人文读本

——品读张昊新作《雾里梅花江上烟》

聂树平

学者王国维曾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但读完重庆作家张昊新近出版的散文集《雾里梅花江上烟》,却感受到了斯人斯土可爱可敬可信的乡土情怀,让更多读者对重庆文化认识、认同、信服。

作为书写北碚人文的精品,这部散文集最重要的审美魅力来源于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热爱。学习、工作、生活于北碚的张昊,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文字充满赤诚且心思细腻的作者,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对所在学校——西南大学及其所在——北碚这座城市的发展的关心,对校园生活点点滴滴感人瞬间的捕捉与呈现。这类充满温度的文字令人共鸣,余韵悠长。例如他《彩虹炫目彩虹桥》里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到中午时分,在彩虹桥上总能听到悠扬的小提琴声。那是西南大学的保安大叔曾大珩在练习。曾大叔年近六旬,是西南大学保卫处的安协员。”也许有读者觉得这是一个与彩虹桥似乎关联不大的普通人的暖心小故事,然而,古人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人文化成的自然而又美好的境界在彩虹桥上的曾师傅身上居然得到了体现。如果是不眼光向下,如果不是作者心细,张昊也许未必能将一个保安叔叔练琴画面形诸笔端。与此类似的温暖笔墨,还有《白云竹海白云观》中自己烧菜煮面的农家乐里的“几伙游客”等,莫不让读者莞尔一笑。正如其恩师西南大学蒋登科教授为其所写的序言中说的:“从他的作品中感受最多的是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字里行间流动的,是他希望尽快地成为一个地道的、合格的北碚人的那种情感取向。”作者将这份热爱写得疾不徐,又深情缱绻,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写给北碚的散文“情书”。

值得点赞的是,作者在用贯注深情的笔墨书写北碚大地时,并没有停留在浮光掠影的风光描绘上,而是有沉思,有挖掘,有考证。正是这份对现象世界背后历史人文底蕴的关注,让这些作品厚重起来。例如他在写《书声琅琅天生桥》《夜雨寄北温泉寺》中

就透露出学者散文的醇厚气息。在前文中,他引用了郑劲松等人的观点,帮助我们理解天生桥的位置和得名由来;后文中,他说:“据后人考证,唐大中二年李商隐曾来北温泉游览,泊船于金刚碑的大沱口,夜半阴雨水涨,阻碍行船,于是便有了那一首国人耳熟能详的《夜雨寄北》。”有时,作者似乎在做文本统计工作:“《卢作孚文集》增订本中有47处提到‘图书馆’”“在西南大学张守广教授编撰的《卢作孚年谱长编》中,有202处提到‘图书馆’”,这种对文化的敬畏,对前贤时修成果的尊重,对一草一木的热爱,对一事一词的考究态度,似乎让我想到了清代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当年顾炎武写《日知录》是为了学以致用,所以他要探究江河走向、礼制变迁、王朝兴衰;而今张昊的这些带有文化探查性质的地域散文,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别样的“日知录”。

即将搁笔之际,忽然注意到蒋登科教授序言中提及此书“新颖的资料,远行的足迹,跳跃的思绪,独到的感悟,吸引着我们不断阅读下去”,感觉这一句话似乎揭示了本书的写作密码,那就是“文献+田野+哲思+感悟”,而这正是很多作者所未能兼顾的。沉浸书斋者往往未能在现实中印证,喜好田野采风者往往未能玩味文化事象背后的深意。也许对于我们很多作者来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中“文”可以理解成感性的叙事、生动的画面,促成了文本的“可爱”品格;“质”可以理解成田野考察和文献的深度阅读与反刍,则保证了作品的“可信”属性。无疑,张昊在“文”“质”相兼——也就是可爱与可信交融方面,做出了不错的尝试。

张昊在写到北碚的黛湖时曾说:“人们谈起黛湖时,嘴角往往是带着笑的,心中往往荡漾着一股柔情,多半是缘于黛湖那纯净醉人的幽静之美吧。”我想,越来越多的读者朋友,读着这本《雾里梅花江上烟》,对可爱又可信的北碚人文大观也一定会加深印象,一定会嘴角带笑,柔情荡漾的吧!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散/文/诗

## 忽有故人心上过

(组章)

玲珑雪



疏影

茉莉像清丽的美人儿,纤细的藤蔓恣意地袅娜伸展,纯色的朵儿楚楚动人,香溢远清。在《茉莉花》深情的音律中,烟雨江南的水墨画卷徐徐展开。

那一年,你从江南而来。把一朵朵温润的花儿织成花环和手环,“与王郎摘,美人戴,总相宜。”忠贞、尊敬、清纯、迷人是茉莉花的花语,那九瓣花瓣,是不是冥冥中象征着爱情长长久久呢?

然,你已远涉重洋。  
夜已深。月光洒落一床清辉,枕边的茉莉散漫地簇拥着枕上的鬓发,如玲珑之雪。

缘起

岁月如风花般飘舞。偶尔拾掇往事,那些如藤蔓般爬在心底的痕迹悄无声息弥漫在眼前,如窗前月光。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和你认识,席地而坐,青梅煮酒。我们相互仰望,笑而不语。

西湖莲叶田田,周庄窗外那些鳞次栉比古朴的屋顶,江南那个“缘起”小店;玉龙雪山的雪,晶莹剔透的香格里拉,纳西族“木石上的痕迹”;神秘的泸沽湖,船夫那首荡气回肠的《迎宾曲》,还有那些突兀在旷野的金色草垛……意识里又回到我们共读“西厢”的朝朝暮暮,热泪盈眶。

然,那是爱情的香气么?  
窗外,月如钩……

思念无声

一个人,一座城。独自清醒着,不寐。忽然,就想看你送的《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那些散文诗般优美而感伤的句子。

一直喜欢把书抱在胸前,一袭淡淡的碎花长裙,云髻高挽,裙裾飘飘。你还会说“湖边的风还有凉气,小心一点”么?你的声音很好听,磁性而温暖。

风起了,始于青苹之末。  
然,有一份思念,浅浅的,洒在你窗前。

“我所有美好的记忆,清晰地重现。有一些仍能使我哭出来,正如从前一样,仿佛昔日又重来。”凯伦·卡朋特的歌声低沉而深情。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往/事/回/首

## 槐树下的月光



易致国

在这个天井里,继承着一种向上的力量,对生命不屈的力量。向阳而生,全家逐渐从困难中挺过来。最难忘的是,我的二叔要过继给外人,每次父亲去龙华做工,二叔就要跟父亲一起回家来。我每次回家,父亲和叔叔他们都会讲起这些往事。我的眼里常常充满了泪水,兄弟间的当年的情谊总是那样让人心酸,生活的苦闷总是令人难忘。

成年后,那棵槐树下总是沉甸甸地聚集了我们的思念,那些对故乡浓浓的深情。某年,在天井的槐树下,婆婆讲了一个故事,我记了多年的洋槐精的事。婆婆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细祖祖也会插上言语,也说太平程家大湾的一些类似故事。她说这不是人,是槐树成精了。每当这个时候,小孩子都耷拉着脑袋,有瞌睡来了的,有怕了的。我看着槐树,沙沙吹过的声音里,到底有没有槐树精?

后来,那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早已装不下一大家子人了。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整个家族人丁兴旺,便四处重新置办房产。那是我总是忘不了我的天井,忘不了这棵槐树。

去年我回老家,天井没有了,槐树也没有了,在我的心里只有一轮明月出现在梦里。在月色下,槐树在沙沙作响,仿佛有人在月色下跳舞,舞步那样的轻柔。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诗/绪/纷/飞

## 冬至



王明凯

冬至了,天冷了  
需要慢下忙碌的脚步  
把炉火捅红  
把羽绒服换上  
慢慢盘点一年的收获  
让身心,充满幸福和温暖

天寒地冻,心是热的  
火塘边的话题老少咸宜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和猪八戒背媳妇的故事  
送给翘首的孩童  
与老哥们聊的是国际时事

以及收成如何

冬至大如年

可以煮馄饨,可以包饺子  
可以去街头大排档  
撮一顿羊肉牛肉的麻辣鲜香  
打开手机中的日历  
从一九二九数到三九四九  
不惧严寒的梅朵,就迎风而开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